

陨

● 星城 / 著

4

星

● 星城 / 著

陨星

●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(赣)新登字第005号

书 名: 陨 星
作 者: 星 城
出 版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5号)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 江西省宜黄县印刷厂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印 张: 14.5
字 数: 33万
版 次: 199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: 1—6,000
定 价: 7.50元

ISBN 7—80579—185—6/I·154

邮政编码: 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有雄才大略但又疯狂的青年县委书记封灵来全国著名的将军县——陨石上任来了。他不惜一切手段推行改革开放，短短几年时间，陨石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工农业总产值翻了几番，人们开始过上了好日子。但是，经济的过热，工农业生产失调，各种腐败现象环生。封灵这颗新星在怨声载道中陨落了。说他贪污吗？他依然两袖清风；说他腐化吗？他连最爱的情人也不敢越雷池一步。他得到了什么，事业、爱情、金钱，什么也不是。

这是一部难得的描写改革的好作品，是一部被称之为“直逼史诗品格”的大书，值得一读。

造型优美的伏尔加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在柏油公路上飞驰。两道强烈的光柱交叉剪接、剪破了层层铁幕，把不可一世的喇叭声碰得如金星闪烁，飘向浩渺无际的天宇；惊退了重重群山，把如丝如梦的车轮响声碾得粉碎，拌着历史的记忆传入地心。透过前座打盹儿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华百发和身旁昏睡的封灵，看着车窗外的点点星火，翦进问着自己：莫非一个新的时期真的开始了么？

封灵可谓雷厉风行，昨天，他们刚从省上回到地区，做完各种汇报。今天他俩刚从地委书记家吃了晚饭出来，他就决定连夜赶回陨石了。明天上午开县委常委，下午听取四大家族的意见，后天开全县万人誓师会。芮怀溪也真够意思，没想到他竟会率领着地委在家为所有常委赶到招待所来为他们送行，弄得小招的所长服务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以为是中央和省委的大人物来了，急忙将春节时安装的所有装饰灯打开，火树银花，流觞曲水，整个宾馆沉浸在肃穆庄严的迎宾曲的旋律中。专员倪健亲自敲着伏尔加的车轮，问着司机检查着小车的性能。地委书记芮怀溪笑容可掬，拍着封灵的肩膀，勉励有加，将新出的印有阳泰方接见封灵照片的《人民日报》赠送给他，象古代的帝王面对封疆大吏，钦赐上方宝剑一般。当他们慢慢走近小车时，没想到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：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书记、而今德高望重的老顾问颤颤巍巍地跑过去，右手将车门打开，象一名马伕一样，左手一捋如银丝般的长长美髯，调侃道：

“少帅，老夫为你牵马了，请上！”

这一着非同小可，全场大惊。但封灵不愧很机灵，立即跨前几步，低头、弓腰，叩首道：

“老书记，晚生万万不敢！如我封灵此去陨石，三年不能改天换地，让阳老满意，地委满意，陨石百万父老兄弟满意，我宁愿马革裹尸，也决不回来见你们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后生可畏，陨石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哪有不成功之理！”在地委常委们一片祝辞声中，将他们送入车里。

虽然，他翦进未能受到阳泰方的接见，但刚才老书记对封灵少帅的称呼，扶封灵上马的真诚劲头给他印象太深了，而今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、时势造英雄，谁又能否认，当今不会出个伟人呢？翦进知道县上一批人的不满，提醒自己，别受井底之蛙们的影响，一定要全力支持他的工作，真正开创陨石县历史上的新纪元！

翦进想起明天要开的县委常委会，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会，自己有义务向新书记介绍更多的情况，于是引而不发道：

“百发，封书记要的几个材料你给没有？”

“给了。”办公室副主任说。

“你觉得怎样？”翦进回头问封灵。

“不行。”封灵说。

“也许时间太紧了。”副书记解释道。“回去再重新发个通知对他们提出明确的要求。”

“好的。”华百发点头说。

“不行，这些家伙是教不会的！”

翦进略为一惊，怎么这样说呢？这是他按照封灵意见在省城打回来的电话布置的，每个常委、部、局长根据阳老指示精

神，结合自己部门的情况写一份新年的施政纲领。当时，他虽然一口答应下来，但还是很为难，叫部局长们写，可以，因为反正年终了，每年都有例行公事的年终总结，叫他们将新年打算部份分开抄就可以了。但要叫常委们写很难，因为他们有的受老书记阳显厚的影响，情绪抵触，何况还命名为“施政纲领”呢。于是他只好变通处理，这样交上来的自然不合新的精神，但可以帮助提高嘛，这老兄，怎么统统枪毙呢？

“剪进，先别叫他们搞了，浪费时间。你另外帮我搞这么几个材料。一、《陨石县伟人、名人录》包括这么些内容：在世的伟人名人。共产党的，国民党的，其他民主党和非党派的，尤其是国外的别遗漏了。还要有他们的亲属情况。去世的伟人名人也要录。去世的，包括远古到刚去世的，同样要有现世亲属的情况，没有就算了。”封灵继续说道：

“二、《陨石县企业家名录》这儿难的也许是企业家的标准。是否可以这样，国营的集体的头头只要效益很好，或提高很快的。专业户个体户年纯收入在万元以上的。三、《引进外资奖励条例》可参考广州深圳的有关办法，有的甚至可再放宽些。四、《宣传报道奖励条例》此条例当然更有弹性，但一定要订出凡亲自写出或推荐上中央级、省级、地市级的报刊、电台各类文章的奖金幅度。”

“好的。”剪进虽然感到有的待商榷，或者有个轻重缓急的问题，他仍然一口答应下来。并建议说：“名人录是否可以扩展到巴南地区？”

“不行，只能突出陨石，搞陨石。”

“多久要呢？”

“一周吧。”

一周？开玩笑！名人录是包括古今中外，由国际终端电脑

操作也不行。而奖励条例若是搞形式做样子，无须贯彻，定然行，一拍脑袋就可以了。但能这样吗？他笑着摇头。

“系统工程，这儿可有方法呢。”封灵看着窗外风驰电掣的原野道，“比如说今晚吧，我们不连夜赶路，明天你看，堵车，不等他妈半天才怪。”

“是嘛，你再快也只能连夜坐车呀，难道你还能坐飞机？”

“我恨不得坐火箭呢！”

翦进摇了摇头。

“封书记急着要用，我知道。”华百发说话了，“这样吧，封书记，先搞个草稿，至于最后的定稿，真得要具有权威性。到时我看不仅是这几个东西，另外诸如《陨石的名优产品》、《陨石的旅游资源》、《陨石名将录》、《陨石与阳泰方》、《陨石与草头王》甚至包括《陨石的星占字》、《陨石的鬼怪故事》等都可以搞，有的不是我们打印，而是要拿到香港去印的问题。”

“草头王介绍干什么？这些被镇压的土匪、军阀。”翦进说。

“嘿，他有亲人在海外呀。”华百发解释道。

“对对对，说不定以后可成立个陨石出版社，与陨石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社、杂志社、县志办公室等，搞成一个外向型的托拉斯，宗旨就是破陨石这个题，把陨石县这个名字象韶山、深圳、麦加、日内瓦一样，辐射到世界去！”封灵激动起来。

“老兄，你太冲动了。”翦进笑道，“看来知你者，芮书记也，我是没准备好灭火器才行。”

“是吗？看你有没有铁扇公主的芭蕉扇。”封灵说完了。“对罗，翦兄，我我有言在先，不妨订个君子协定：我

呢，对你绝对不生二心，你呢，看不惯的一定要拼命反对。”

“如果相持不下呢？”华百发翘着嘴儿说道。

“那当然听我的。”封灵说。

“你呀，你呀，鬼得很，先跟芮书记要了个君子协议，又要来捆绑我喽。”一高兴，翦进还捶了对方一拳。

“哈哈，这就叫绑上战车。”

伏尔加在逆风中嗤嗤地开着，由于这段路面太烂，碎石多次将它抛起，划出一道道弧光，发出一声声钝响，当它又一次一个急转弯从一山崖边擦身而过时。翦进急忙提醒司机：

“小崔，慢点，慢点！”

“别听他的，快些，再快些！”封灵有意道。

年轻司机笑了，果然一踩油门，伏尔加在雾中飞腾起来。

“小崔，小崔！”翦进急了，连连制止。

封灵乘机站起来，伸出他如猿的长臂在司机的方向盘上使劲地揪着。

“啾、啾啾、啾——”一串串惊蛰的喇叭声不知是示威还是呼救，在一个长长的山谷传得很远很远。

“你疯了！”县委副书记惊呼起来。由于封灵的手臂挡着司机的操作，而年轻人又被县委书记的鼓励逗乐了，又加大了油门。这一下就很糟糕，小车一声怪叫腾空飞起，直端端地向河边冲去。

“啊呀！……”司机也吓得惊叫起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封灵眼疾手快，用他那只玩惯了方向盘的手猛一转，“嚓”一声伏尔加从岩边一尖石上划过，颠颠颠，慢慢地朝坡下滑去。

“你看，好险，好险！”翦进吓出一身冷汗。

“你呀，还是他妈的公检法出身呢。”封灵并不认错，以

攻为守道。

“唉，我是怕将来《陨石县伟人录》上，少一位伟人呢。”

“你老兄差喽，刚才要不是你反对，来个车毁人亡。《陨石伟人录》上呀，才会多印四个名字呢！”

蔚进没法，连连摇头。

华百发和司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二

一部松下电视的荧光屏在虎年的春寒中闪烁着，它播放着中央台晚上黄金时间的节目；一道电波通过卫星转播覆盖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几乎很少这样地揪住中国人的心。古老的陨石县也被触动了，1986年春节后的几天，每到天黑，万人空巷，大家分别挤到有电视机的人家中，盼着一个年轻人出现。他就是电视连续剧《新星》中的县委书记李向南。

他在不同的眼光中出现了：瘦削、坚毅、矜持，还有几分独断；

“你知道不？象这样的案子，案情从来都是最简单的。”

“那几年解决不了？”组织部长直挺挺地说。

“那是因为有权势庇护！打破这一层，不用三天就能搞清楚，你相信吗？”

“我不相信。”

“要我这个县委书记给你立军令状吗？”

李向南冒火道，“我可以叫你相信！”

客厅中，有个女人在抹眼泪。一个嗑着瓜子的青年人回头

看了她一眼，而另一个中年男人却皱眉头。谁知这女人竟呜咽起来。

“你吃多了不消化吗，噯什么，噯？”那中年男子烦躁地骂道。女人柔弱的身子一颤，哭声立止，却也收不住那两行清泪悄悄地流淌。

“夏局长，你……”年轻人劝道。他感到纳闷，陨石赫赫有名的工业局局长夏洪波干嘛突然跑到他家中来了，其妻看看电视竟这么激动。

“小商，青年中有些什么反映？”中年人也感到有些失态，长长地出了口气，平静地问道。

反映，反映可多呢，这两天岂止陨石县，就是整个陨南地区都象开了锅，新闻不少嘛，随便一收就是几大箩，何必来问我。但目前这人又是得罪不起的，作为县团委副书记，商一毫看着屏幕上的李向南笑了：

“有人说，这中央台播放的《新星》，都是专意为配合宣传他的呢。”

一丝冷笑飘过工业局长的眉梢，但转瞬即逝，只见他又长长地吐了口气，才淡淡地问：“新书记已誉满天下，该回来了吧？”

“是呀，听说就是今晚呢。”团委副书记说。

“瑶瑶呢？”瑶瑶是商一毫的妻子。

“她还没回来。”团委副书记答道。

“小商，你说新书记会象李向南吗？”眼泪未干的女人问。

“嘿嘿，吴老师，这事得请教夏局长呢。”年轻人笑了笑。

“李向南算什么。”夏洪波冷冷地说。

一点不假，自从革命老人阳泰方在省城接见新任县委书记封灵后，封灵的名字已飞遍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，连省委和地委都引以为荣呢。

“小商，你们团委也会紧跟嘛。”

“紧跟？……”

“是呀，芦山还会写星占歌呢？”

啊，星占歌这可是一个轩然大波！正当报纸报道阳老接见封灵的消息时，县团委的芦山在隕南地区春节联欢晚会上刷出一幅大标语：“天上有多少星星，地上有多少将军，一颗新星升起了，隕石又出了一个伟人。”这用词虽然欠妥，但的确代表了隕石县的一种思潮，没想到在地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谁不知道芦山是他商一毫的小兄弟呀，团委副书记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。

“这个芦山，”团委副书记笑了笑说。

“你知道地委的态度吗？”

地委？看怎么说，的确有人视为别有用心，要动用公安局强行覆盖呢；而地委书记芮怀溪回来听了，却高兴的哈哈大笑。商一毫知道事情很复杂，只谦恭地摇了摇头。为了掩饰自己的吧，青年人站起端着糖碟子请两位客人吃糖。

荧光呼呼地闪烁着。在县委书记的调兵遣将下，在一个农村妇女泪流满面的眼神中，一个画外音出现了：

一妇女，背着孩子，来回步行160里，上访五十次，没冤枉，她能这样行程万里吗？……

“胡编乱造，蛊惑人心！”夏洪波拉长马脸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，“这种玩艺，有啥看头？”

商一毫听了，愣怔了一会，忙说：“好，搓麻将。”说完，伸手就要去关电视。

“呃，慌什么呢，才开始呀！”随着掀门声，一胖一瘦，两个中年人走进屋来。商一毫见了，心想，今晚是干嘛呢？

“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们告辞了。”夏洪波站起来，冷冷地说。

“唉，夏局长，真是官当大了吗，与民同乐嘛，咋个不落教？”胖子荣礼仁接着工业局长不放。

“胖子，你问问小商，我们来多久了，早就要走。你不信，明天来我家喝酒，补起。”

主人知道夏洪波有事，连连点头，工业局长夫妇再与瘦子战寿阳应酬两句后，走了。

“瑶瑶呢？”荣礼仁边坐下边问。

又是瑶瑶！看来，今晚客多，全因为他有一个不平凡的妻子。团委副书记没好气地说：

“她嘛，还不是瞎忙！”

“瑶瑶才不是瞎忙呢！”荣礼仁看着屏幕上的李向南与林虹感叹道，“哪象我和老战，一辈子都是他妈的扫帚星！”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音，商一毫的脸顿时绯红。好在屋子较暗，二人未注意，他急忙为他们沏了两杯花茶。

“嘿，老战，你看你看，”荣礼仁叫起来，指着作报告的李向南道，“你看这小子那神气的样子，人模狗样的，比起你我怎样，还到处二百五呢！”

“别人有个当部长的老子嘛。”战寿阳淡淡地说。

“那也不成。让我二十年前来当这个县委书记，也不会这样傻冒！”

“可是二十年后你连个班组长也没混上呀。”老战戳了他一句。

“这正是中国的可悲。在这种可悲的环境里，老子也不

当！”荣礼仁鼓着对金鱼腮，生气道。

这是什么话，要不是而今形势微妙，团委副书记早不理他们了，也算老朋友了，早在十五年前，他们一批大中专学生在农场劳动锻炼过，可后来却很少来往，是最近得了夫人的暗示，他们才热呼起来的，于是，商一毫应道：

“这倒不假，农场劳动的一百多个大学生中，虽然藏龙卧虎，但有几个赶得上你呢？如果凭本事竞选，让你当个地委书记也未尝不可。”

“哪儿的话了，看来陨石真要来番大变化呢。”

“唉，这同我们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任何人也无力回天，李向南最后也只有滚蛋了事。”战寿阳看着电视说。

商一毫相信夫人的信息，更摸透了这帮失意的知识分子的个性，于是，个个噎着瓜子，不吱声了。

“瑶瑶怎么还不回来呀？”没几分钟，荣礼仁果然不安地问道。

“胖子，你老兄是不是有病？”战寿阳微笑着，揶揄道。

“你他妈的才有病！”荣礼仁突然冒起火来。

“是嘛，你真的关心瑶瑶吗？”

“老子想关心谁就关心谁！”

商一毫笑了。他见火候到，机密地说：

“伙计，据可靠消息，新书记三顾茅庐，连斐老夫子也准备出山了呢。”

“什么？”荣礼仁吃惊地问，这可非同小可！如果说当年陨石农场那批大学生分成在朝派和在野派的话，斐逊和荣礼仁都是在野派的领袖人物。但有两点，荣礼仁是自愧弗如的：一、斐逊受的打击比他大，别人是“两进宫”，而他最多是隔

离审查。二、今天，别人已是名满天下的经济学家，学术成果蜚然；而他却一事无成。如果象裴逊这样的人都被请动了，这说明新书记确非等闲人物。

“嘿，这个迂夫子，他来干嘛呢？”荣礼仁装着无所谓地说。

“任他挑，进常委。”

啊，荣礼仁腮帮鼓起来。

“粥少僧多，三粒米煮锅稀饭有啥意思？”

“你又错了，封书记准备砸碎旧机器，重新组织部队伍！”

战寿阳不吱声，只是在旁冷笑。

商一毫不管他，仍然面对胖子道：

“老兄，你是学经济的？”

“准确地说，我是研究丝绸贸易的。”

“更好，县上马上要大发展丝绸呢。”

“多大？”

“总要吓倒一帮人吧。”

“跨国公司，国际财团？”荣礼仁敏感得很。

“先别说虚的，这样吧，”商一毫高深莫测地说，“授予你政治的、经济的全权，你能不能在三个月之内办成一个丝绸方面的中外合资企业？”

胖子眨巴了一下眼睛，重新看了看面前这位尖嘴猴腮的团委副书记。妈的，他俨然一副县委书记的口气呢，但他知道对方有来头，于是认真想了一下道：

“要不是陨石不放，老子三年前就到香港AM公司上任去了。”

“真有这事？”商一毫移了移屁股，靠近了荣礼仁一些

问。

“那还有假，大学时，我们学院有个外国留学生班，其中有个意大利的皮克，而今就任AM公司驻香港办事处副主任，而他的主任曹业，是个海外华人，丝绸专家，也曾到我们学院来讲过学，你知道，意大利AM公司，是世界著名的丝绸跨国集团。里面有我们不少大学的同学呢。”

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商一毫兴奋地挥了挥手，只要你能把外资引进来，我力保你当中外合资企业的副总经理，然后把陨石的丝绸打向世界！”

战寿阳刚想抽烟，打的火也灭了。他用陌生的眼光看着前这个小不点儿，好象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。

“唉，我说的太多了。好些事，新书记提醒我先干后说，甚至只干不说呢。”商一毫见《新星》完了，重新换了一台，恰好是晚间新闻，播放的是阳泰方接见封灵的镜头。于是三个人屏息敛气，仔细地看起来。

三

“抛锚了吗？”封灵揉着惺忪的眼睛问。

“小意思，水箱烧干破裂，并没下崖。”葛进揶揄道。

封灵撇着嘴，没吱声。华百发见了，忙说：“不怪跑得快，去年进口的这批伏尔加，是组装的，歪货，都成问题。”

“那干嘛不开部好的车子来呢？”封灵很窝火，他想着他的全盘计划，明后天的几个会。

“陨石是你巴南市吗，告诉你，整个县城只有这部进口轿

车。”副书记说。

“哼，这也算进口？随便开一部北京吉普来也好些嘛。今晚，算我们命大喽。”

“我的县太爷，父母官，你要讲究豪华美观排场嘛。伏尔加的造型是最美的。”翦进将手中的烟点燃，然后想起，忙掏一支给对方。

封灵不接，生着闷气。是的，他讲豪华，吃穿住非要中国第一流，世界第一流不可。他第一次去陨石报到，住进县招待所就不满意，服务员一个个差。但是，他也能吃苦，他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，凭着他的狠劲，草根、树皮、仙米（白蜡泥）野菜，啥也能吃，甚至蝗虫、猪儿虫、毛毛虫，他都敢吃，才终于活过来了，在全村饿死五分之一，饿倒百分之百的情况下，他这个小孩公然没有死！他很反感，有人一开口就讲艰苦奋斗，他们懂这个词的含义吗？封灵悻悻地道：

“这次，我还奢望请阳老回陨石来看一次呢，他是从小出去六十五年没回过家乡了，保健医生反对他回来。幸好是没来啊，你看这路，不把老人家颠坏。我们那个破招待所，既没抽水马桶、套间、客厅、书房，更没空调，不把老人家冷病！还有那些街道，蜂窝煤、火柴盒，乾隆的、北洋的、民国的、跃进的、改革的，大杂烩——他妈的，阳显厚还吹嘘他先治坡后治窝呢——阳老回来看见了不流泪吗？”

“其实，陨石城关太差，历届县委都想改造，尤其是1978年以庞大门为首的将军团回来参观后，现在的农业部副部长，当年的县委书记更是下决心想改造，可是终因无钱，未办成。”翦进解释道。

“钱，钱，钱，老子现在的确首先要抓钱！不是一百万，一千万，而是亿万，翦进、百发，你们记着，三年，我一定要